

西班牙人看中國人

馬奴耶·巴優著

蘇素嬌譯



當代
西班牙文學
之中國觀

文橋出版社

1992年5月9日 初版發行

I55L 065
2B13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西班牙人看中國人——

當代西班牙文學之中國觀

中華民國81年5月9日

定價160元

第1次印刷

原著者：馬奴耶·巴優

翻譯者：蘇素嬌

發行人：張美利

出版者：文橋出版社

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6號2樓

電話：712-8536

郵撥帳號：0523256-0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526號

印刷者：佐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若有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34-040-3

西班牙人看中國人——

當代西班牙文學之中國觀

馬奴耶·巴優
蘇素嬌 著
譯

Copyright © 1992
Lanbridge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Made and Printed in Taiwan at
Lanbridge Press, Taipei, Taiwan
ISBN ISBN 957-634-040-3

序

中國，對西班牙人來說，意味著遙遠及一無所知：西班牙文口頭語當中有很多就是用「中國」這兩個字代表距離遙遠的意思，譬如，「簡直是好比從這裡到中國」，「連中國人都知道了」；而「對我而言，這簡直像中文一樣」、「這好像是以中文寫的」，這兩句就是表達某一件事物的高深莫測或怪異。

自從塞凡提斯在《唐吉訶德》第二部中故意寫了一個和中國有關的談諧序文開始，在文學中，「中國」兩個字也暗指未知、遙遠的事物。而在《唐吉訶德》中，我們知道塞凡提斯在書中加入中國皇帝密史這個人物，從遙遠的東方來索取題詞，用以強調該作品第一部所獲得的成功，並表明他有希望得到權貴的經濟補助，然而他同時也嘲笑那位權貴人士。

本書的內容是我在中國閱讀或重新研讀西班牙文小說及戲劇之後產生靈感而寫下來的。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作品中提到中國這個國家及其人民。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並非因為西班牙當代文學中有關中國的主題很豐富，而是因為我人身處於中國土地的同時，發現了這些有關中國的主題，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從很微弱的線索開始牽扯成一個線團，雖非大部頭著作，但我卻很想呈現出來，與世人共同分享。毫無疑問，這本書可以再擴增，但尚需收集很多資料。首先我要聲明，我尚未讀過的小說和戲劇當然還很多，有些書我聽說了，但直到現在尚未尋獲，譬如本世紀初有一本頗成功的劇作《吳李張》（Wu Li Chang），如有幸的話，可能留待下一部論著中再研究。

有另外重要的一類書尚未囊括進來，即遊記作家收集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及見聞所寫成的書，同時我也捨棄塵封已久，刊在各報章雜誌的報導文學類作品，諸如從路易斯·巴列

拉 (Luis Valera) 的〈中國影子〉 (Sombras Chinescar)，或伊巴聶斯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的〈回到小說家的世界〉 (La vuelta al mundo de un novelista)，到希洛內亞 (José María Gironella) 的〈中國，無盡的淚〉 (China, lágrima innumerable) 及他在〈亞細亞星空下的死亡〉 (En Asia se muere bajo las estrellas) 中曾提及一些對台灣的介紹，都是與中國有關的文章。另外，從瑪麗亞·列翁 (María León) 的〈中國在微笑〉 (Sonríe china)，到最具記者身份的巴爾達撒·龐斜 (Baltasar Ponce) 的〈中國，沒有結束的革命〉 (China, una revolución en pie) 或安赫·蘇寧格 (Angel Zuniga) 的〈黎明在中國〉 (Amanecer en China)。

另外，如阿爾卑提 (Rafael Alberti) 因欣賞中國思想而引發靈感所寫的詩也很重要，而巴耶·恩克蘭 (Valle Inclán) 以遙遠的中國作藍本所寫成的幻想之作亦如是。南美洲也有幾位偉大的作家不容疏漏的，如魯賓·達立歐 (Rubén Darío)，瑞摩·瓦倫西亞 (Guillermo Valencia)，歐達微歐·巴茲 (Octavio Paz) … 等人的詩作都提到中國。南美洲的小說方面，波赫士 (Jorge Luis Borges) 及他的同胞作家阿憶拉 (César Aira) 是眾多小說家中值得一提的兩個。

一旦把缺乏的那部份找到之後，就可確切地將我目前現有的這些資料全部呈現出來，這樣才可避免倉猝造成評價錯誤。

對懂西班牙文的讀者來說，也許此書可以滿足他們或多或少的好奇心，也能當作輕鬆的休閒讀物，但我更希望對中國人、中國學生有所助益，因為我將告訴他們有關他們國家以前的形象，和外國人怎麼看他們國家的風俗習慣及居民的生活方式。這些資料有些可能是作家本身的偏誤，有些看法可能會讓中國讀者覺得殘忍或感到侮辱。

我的工作是收集那些資料和看法，並將之定位於其本身的歷史背景及文學的相關結構上，無意褒揚，亦不擬駁斥，更別提同意，因為我對中國的認識程度和這類的整理工作均不允許。此書僅就西班牙作家作品中對中國的觀照作一闡明；並非妄想挑剔缺點。我從列入評論的各作品中挑選有意義的幾個方面來探討。我的評論僅提供中國讀者更進一步瞭解每個作家的時代背景及其特色，好讓大家知道為何他們會提到中國人，所描寫的中國人又是何方人氏，代表哪個時代的中國。中國讀者將會發現那些作品的膚淺論斷，甚至以攻擊和輕蔑的角度描寫中國的種種。所以辨別哪些是假的，那些是真實的，這是讀者的任務。

攻擊別人、外地人、外國人，對他們遽下浮面的判斷，這都因不瞭解而起。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曾遭受曲解，直至今日仍不免成為某些作家、評論家無知的筆下冤魂。有些人用自己先入為主的思維去分析，以自己傳統固執的概念去判斷，缺乏敏感度、智慧及謙遜去認識並且尊重他人。

如果大學機構具有精神方面的價值意義，在這個以商業掛帥的粗俗社會裡，在這個輕視人性及非營利性質的文化活動的時代裡，大學的功能就是藉研究和教學活動振興文化的交流，促進彼此的了解及文化的相容度，冷靜地尋求那本非一蹴可及的真理。為了鼓舞這項大學功能，本人略盡棉薄之力，撰寫此書，其中較有意思的是讀者彼此可看到自己國人的形象在外國作家筆下所反映出來的樣貌，亦可知道自己的同胞在外國的生活寫照：這是通往瞭解的途徑之一。這至少是此書的用意，我想也是我和我的好友雷孟篤(José Ramón Alvarez)，馬舒悠(Julia Masullo)及宓博多(Leopoldo Vicente)共同的目的。感謝他們的協助。

一九九一年三月
於台北輔仁大學

目 錄

序	3
第一篇 小說	7
第一章 從嘉多斯到巴洛哈	7
第二章 一本被遺忘的小說	41
第三章 拉蒙的前衛主義	79
第四章 塞拉小說及戲劇	91
第五章 幻想式的寫實主義	105
第六章 其他引述及蒙塔曼的一個故事	135
第二篇 戲劇	142
結論	147
譯後記	158

第一篇 小說

我在一份大學雜誌裡刊了一篇文章^①，主題是有關本世紀西班牙文學中有關中國的主題，同時也將其作者作了簡要的介紹。在那篇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國和西班牙之間缺乏接觸，可想而知，文化方面的接觸更是微弱不定，因為地理上的距離及語言的隔閡更加深了彼此的隔絕。

過去幾個世紀間，西班牙文學中關於中國的描寫是一些模糊的概念，然而藉由「馬尼拉大帆船」^②的航行，彼此之間有商業來往，在那些描述當中，中國和日本常被搞混，中國的東西被錯認為菲律賓的。後來那條海上商業網線結束之後，彼此之間的關係模糊了，只有一些很有膽識的旅行者寫下一些中國見聞——可能是我下一篇著作的主題，將中國文化和西班牙文化之間的距離拉近。

第一章 從嘉多斯到巴洛哈

大約十九世紀末時，貝列茲·嘉多斯（Pérez Galdós）在他的大作《弗杜娜塔和哈幸達》（Fortunata y Jacinta）中收錄了一些馬德里市中中國貨品的商業活動，證明當時中產階級對這個遙遠的國度——中國，已有了粗淺的概念。嘉多斯描寫書中的一個女主角時寫道：「芭芭拉生長的環境充滿著檀香的味道及東方特有的香味，中國式的手巾花

色豐富，這些都顯示出她小時候家境很優渥。」芭芭拉常想起家中的景況：「店裡有兩個普通體型的模特兒穿著中國服裝（…）臉上表情呆滯生硬，紫紅色的衣裳很亮眼。」③這個生意中最主要的貨品是馬尼拉彩色繡花披巾，但也提到了其他的貨物：「再晚一些，小女孩懂得欣賞美麗東西及家裡那些玲瓏滿目的扇子（…），她對那些美麗的人形圖案陶醉不已，對她而言，那些並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國人，圓臉，如同玫瑰花瓣一樣光滑，又憨又可愛的笑臉，實在漂亮，那些四面開開的房子及灌木叢也一樣很漂亮。而那些樹只是普通的茶樹而已，彎曲的葉可榨出汁液來治療腹痛…（…）象牙雕刻品巧奪天工，像是天上神仙把玩的玩具，有的形狀是塔狀，好幾層樓的高塔，有的是張帆的小船，兩舷有划槳，也有小匣子，手套盒及珠寶盒，鈕扣及漂亮的象棋。」④「很奇怪的長形紙條，上寫滿龍飛鳳舞的字，用來貼的」這些東西都使這「菲律賓商店」的小女孩感到很興奮。

嘉多斯在作品中對馬尼拉披巾描述得巨細靡遺，也對製作披巾的匠師頗多介紹，使得當時馬德里婦女很流行穿戴的這種飾物的買賣情形顯得非常重要。在芭芭拉家的店中「有一個人一直吸引住她的目光，而那個人也常用甜蜜的眼神及中國人天真無邪的眼光注視她。那是阿俊的畫像，中等身材，全身像，線條僵硬，但表情生動（…）他是製作馬尼拉披巾的天才刺繡工，也是發明那種最艷麗奪目、最精美的枝葉圖繡的人，更是畫在繡紗上那種花鳥合鳴的多產情歌詩人。」⑥嘉多斯在作品中也闡明這種流行披巾的沒落、英國在遠東地區活躍的貿易活動，及其導致西班牙和菲律賓之間的商業關係中斷，所以談到過世的商人阿爾奈茲時，他寫道：「他曾當菲律賓公司的店員及合夥人，這家公司在一八三三年倒閉，他就自己白手起家創立廣東的製巾廠，他覺得沒人比他懂得更多了。事實上他確實精通這行業；但是他深

信那種飾品可以永不凋零，這個觀念是不智的。」⑦過了一會又談到「在遠東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藝匠（…）這個改革者名字是善卦，在那種行業中可以說是阿俊的接班人，就如同貝多芬和莫札特在音樂方面的關係一樣。善卦將阿俊的風格作了些修飾，同時發揚光大，在色彩方面也多了一些變化，總之，他把那些詩一般優美的奏鳴曲，震撼人心的交響曲，注入生命力，新的組合及大膽的運用。」阿爾奈茲在一堆東西中看到善卦的披巾時就說：「這個好有中國風味。」⑧

嘉多斯在作品中繼續交代他對這個商業活動的了解：「我指的是英國商人仗著他們強而有力的海軍，進行壟斷行爲，由於中國貨物的急遽跌價，這個影響很快就在波斯達街區殘舊店區中顯現出來。就這樣貶值了！英國人自從佔有新加坡的商業金融要津，賺了好多錢之後，就獨佔壟斷亞洲的交通要道，切斷了我們經由卡第茲（Cádiz）及好望角（Cabo de Buena Esperanza）和偏遠地區所作的生意，阿俊及善卦不再是我們的生意好夥伴了，他們成為英國人的朋友了。他們的後代，即得到真傳且多產的藝匠金瓊，他用英文和我們的商人通信，報價也用英磅算。自從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顯得重要以來，廣東及上海的貨物不再走那條艱難的卡第茲航海線（…）在一八四〇年時直接從廣東批購的貨物已不能與從利物浦（Liverpool）上船的貨品競爭了。（…）後來情勢又改變了，過了好多年之後，金瓊的作品又直接到達西班牙，但這只是恰巧因為六八年後經濟活動加強及當時資金活絡的關係。」⑨

嘉多斯對馬尼拉披巾的美描述得太誇張，他說「這種國寶級的藝術」，而且他也寫道：「我們那邊應該產生像這種的藝術品，像阿俊那樣的師傅，奉獻一生於此項藝術。而阿俊大師也很感激西班牙商界對他作品的青睞，所以把他本人的畫像及他十四位妻妾的畫像贈送給此間的人士，他那十四

位妻妾臉色很蒼白，神色冷峻，就像中國杯子中所畫的仕女一樣，足部非常小，小得令人難以置信，指甲好長，好長。」^⑩

首先我們發現先前提到這位中國藝匠的名字其音譯是作者隨興轉譯的，所以無法證實其真正身份。^⑪根據歐提茲·艾爾棉郭的評論，「嘉多斯大約在一八八五年時，得到有關於馬德里市區專賣中國貨物的那條波斯達街上某個老商人經營披巾買賣的消息，這些資料都是第一手資料，儘管有些受限於記憶的模糊，記錄時的筆誤或音譯時的誤解及缺乏中國這個遙遠又像謎一樣的國度的認識所導致的一些謬誤見解。譬如像嘉多斯認為阿俊有十四個妻妾，理所當然認為賣絲及象牙的商人就同樣也有這種情形，這就是其中的一種謬誤產生的結果。」^⑫

艾爾棉郭又說：「那些被誤稱為馬尼拉披肩的繡花坎肩，根本不是中國境內出口的那種飾物，連外形上也不像，而非常有可能是外國大量下的訂單（…）我們冒險大膽地假設應該是墨西哥及利馬訂的貨。」^⑬如同本文所根據的這版本的編輯福朗西斯哥·高德在書中所說的，拉蒙·哥梅茲·得·拉謝納這位對馬德里很有研究的作家，在他評論嘉多斯及西班牙作品中提到中國事物的描寫時，強調了嘉多斯的描述是誠實無誤。

嘉多斯對馬德里商業活動的分析，不管準確與否，他都將中國人最引人注目的特點表達出來了。這些包括一夫多妻制、小腳長指甲、像「杯子上畫的女人」或外國人對中國那些精湛的手工藝的讚嘆之情都有詳盡的敘述。書中女主角芭芭拉面對中國藝品時所表露的神情是「驚愕不已」或「沈醉其中」。那些人物造型的工藝品於她而言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中國人」，有一點奇怪，如同是天上神仙般的玩具一樣。嘉多斯帶著自由派的寫法，在物品的比較上間接地描述中國物品神秘的色彩：「茶樹的汁液可飲用，解除腹部的疼

痛。」

作者藉其書中的人物表達他本人對神秘遙遠，奇異費解的中國所懷有的好奇心。嘉多斯非常著迷於披巾的製作，就像他書中人物芭芭拉對她家店裡擺置的中國貨品感到驚嘆一樣，所以開始描述那種在絲綢上刺繡的靈巧技藝，甚至將之與音樂作比擬。摒除他書中所提的那些工匠的價值評斷不談，嘉多斯很有興趣了解那異國風味的披巾及其商業歷史，這點在書中已表露無遺。這好像是他主要的目的，而他也盡其手邊有的真實資料作了最逼真的點綴。

皮歐·巴洛哈（Pío Baroja）除了一本名為《楊小寶或金卍字》（Yan-Si-Pao o la esvástica de oro），書中提到中國及中國人之外，還有一本很有名的冒險小說《齊密斯達船長的星星》^⑮中都提到了中國。這本書在一九三〇年出版，是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公海領航員》^⑯的續集。這兩年作品都屬於《海洋》系列，書中敘述兩個巴斯克海員所遭遇的航海意外事故。兩名水手分別名為荷西·齊密斯達及伊格納西奧·葉比，後者是文中的主要敘事者。巴洛哈只在序文中以敘事者身份出現，解釋他發現這些資料的經過，這也是他很多小說作品中經常使用的手法。這些資料是一個住在巴斯克大宅子的一個歷史家，虛構的博學之士所撰寫的故事。但從《公海領航員》的第二部份開始，巴斯克博學者為葉比的日記所替代，自此以下，葉比的日記成為其他五個部份及下一部小說的敘述者。

在寫實主義小說中，這種「原文另有作者」的手法是很普遍的，即假設發現了一本手抄本，作家本身只是將其抄寫出來，因而賦予故事很強的真實性，然而同時作家也一一揭開他對原作者的種種質疑，在作者及讀者之間畫下某程度的距離色彩。

這兩個人物角色在他的多部小說中出現多次，代表其作品中兩種不同風格的典型人物。在第一部作品的第一部份後段中有一段這樣的描寫：「對葉比而言是工作的東西，在齊密斯達眼中是冒險，一個認為正常及常見的事情，在另一人眼中卻是奇怪的事，同樣一件事，一個認為稀鬆平常，另一人則認為異常畸型。」¹⁷

在《齊密斯達船長的星星》中的第五及第六部份敘述了一些在中國發生的冒險事件。第五章題為〈中國海〉，敘述從馬尼拉到澳門、香港及廣東的來回一趟的旅程。第六部份題為〈流浪漢及海盜的故事〉，敘述從馬尼拉到廈門的旅行。在這兩部份裡有很多的海上航行及經過的各城市的地理描述、中國風土人情記事、貿易、甚至歷史的論述，意外事故及奇聞軼事摻雜其中，其中不乏巴洛哈本人獨具特色的觀察及質疑。

眾所皆知，巴洛哈除了幾趟歐洲之旅外，他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那種作家，他所有的資料都是博覽群籍中獲得的。在他的論述中不經意流露出幾許保留，他說：「對我的中文字的拼音法不要逐字直譯，我只是寫出我聽到的，但是不同國家的人聽和寫的接收方式都不盡相同。」¹⁹

巴洛哈把書中的兩個主角人物放在中國的環境中，讓這兩個個性不同的人面對一個險惡又陌生的世界中，好讓兩人表現出不同的處事態度，這個障眼法正好清楚說明了巴洛哈所持的相對論及個別化。畢竟巴洛哈想做的事是證實書中人物的真實活現，使其所經過的地方的人、事、物得以真實地被記錄下來。巴洛哈雖以葉比這個人物為敘述者，與他畫清界線，但還是和他在玩笑、狡猾、看法、背景、妙語、及決策方面認同，亦即葉比其實和巴洛哈是不可分的。更甚者，巴洛哈在文中還忍不住發表他對全人類某個專斷的社會層面做了嚴厲的批評，這對全文的情節是沒有意義的。全人類我們有時都是日復一日生活在單調絕望的世界中，有點像荒唐

又可悲的傀儡一樣。

巴洛哈的這種世界觀結合了卡夫卡或福爾拜及其他當代作家所表達的恐怖論。巴洛哈將具體登載在地理圖案中的一個具體的國家和個體的孤寂做一對立的比較，但是巴洛哈筆下人物的孤寂並沒做明顯表態的訴求。巴洛哈僅把這兩位來自巴斯可地區（el País Vasco）的水手，兩個個性全然不同的人擺在一起，讓他們的正直、膽識及冷漠去和「惡劣的現實環境，至少剛開始時是很有敵意的世界，作一面對面的考驗。結果對葉比並沒有任何影響，他像唐璜一樣，面對一切不退縮，像唐吉訶德一樣，無懼一切。葉比從不屈服，他把他所遭遇的冒險犯難的事件都記在一本航海日誌上。關於確切的地理位置，他也具實記載了航線及沿海城市的名字。在書中第一部份的第一章題為〈澳門及擺渡女〉^{②①}的章節裡葉比做了以下的敘述：「我們離開呂宋島，航向西北，開往離香港很近的列馬島。」（…）在呂宋島及中國海岸之間有很深的淺灘（…）名字叫水銀灘及白石灘（…）普拉達小群島也在此路線中；由於那是由很小的島嶼組成的，常有攔淺的危險。其中一個小島中挖個淺井就會有淡水湧出。（…）有利瑪群島、基澎及瀾濤島圍成廣東灣（…），而在看到利瑪群島之前我們繼續航行，尋找東方島，經過瀾濤運河，（…）在廣東港的入口處，即珠江較寬的部份（…）廣東灣的入口是一個大港灣，古名為虎門，港灣上有一連串的島嶼都沒有蔬菜，以前是海盜的窩穴，並有好幾條渠道（…）我們從海盜島前面經過，直往澳門前進（…）鴨腿洲島因島上有很多鴨子而得名。鴨島和大貴島，那鼻丹島及地壩島構成地霸沙洲道（…）澳門就在廣東灣中；盡頭處有個小山丘，沿著海灘就是歐洲都城的所在地」，藉著這些地理位置的描述，巴洛哈開始劃分中國人和歐洲人居住的界線。「居民往在一塊大山岩下面，在山頂上，以前至少有一個修道院，一個教堂，中央地帶有一個城堡。莊嚴峻偉的修

道院周圍是一道高牆圍成的。」

這段亦非毫無來由的說明，因為巴洛哈在此段說明中再次點出他根深蒂固的反教權主義。而那些居高臨下的宗建築物並非純是報導性質的作用，而是象徵自由主義的興起及該作品所屬時代盛行的反教權主義。

巴洛哈繼續描述澳門的地理位置。「澳門港被幾個島嶼守護著，港灣不深，大噸位的巨輪必須停泊在離城五、六海哩處。」巴洛哈很喜歡把眼力所及的細節都交代得巨細靡遺，於是他又寫道：「遠遠地從山坡上建築物的顏色一眼就可看到澳門。港口較深藏，隱蔽在內。」這些簡明扼要的指標使讀者對作者敘述資料的真實性有了很基本的信心。巴洛哈接下來陳述澳門民間住宅的特色，他寫道：「歐洲城沿著海灘建築，是一系列拱門磚房，漆白色及甚他顏色，葡萄牙式的房子。中國城蓋在比較裡面的地帶，好像章魚狀伸展開來，街道有坡度，窄窄的，通行困難。矮小的房舍、商店倉庫及棚子中間有一條大馬路貫穿而過。中國城面對港口。」（第123～126頁）由於城景可以觀賞得到，巴洛巴企圖對中國城作一個客觀、嚴謹的描寫。在第二章〈印度人的陰謀〉^{②1}中，巴洛哈繼續其製圖式的地理資料：「要沿虎門而下時，我跑到船舵那裡，按響螺號以嚇走那些打漁的舢板，緊挨著利瑪群島經過，我決定緊挨著鴨「腿洲島進入名叫阿莎費的水道。」（第128頁）

在第三章〈廣東及其郊區〉^{②2}裡，有一段敘述詳細介紹香港的歷史背景，他這樣寫道：「香港當時仍未有歐洲區，因為那時英國人尚未踏進那塊土地。」隨後有一段資料描述參觀過的城市：「香港是海島，氣候極端。廣東市很大，位於我們稱為虎門，中文叫珠江的海灣上」。第四章〈中國人奇形怪狀的東西〉裡，也提到地理位置方面的詳細資料：「要離開廣東時，我找來幾條小船把我的船拖出港，順著潮水的波動，直到哈提灣（…）我在純謝島和領航員告

辭。然後我小心翼翼在小島中穿梭，順流直到蒲台島，然後逆風向白石灘。（…）在呂宋島和中國之間有巴布亞內斯島。那些島是火山而且常有颱風，半沙漠的形態，居住著一些貧窮的漁夫。這些島嶼可分為巴布亞島，巴布亞清島，白令潭島及白令潭幹島。」（第134頁）

第六部份的第一章<「苦力」^{②3}承包商>（*Contratistas de "coolies"*）裡仍有地理資料方面的描述，這裡有一些關於福爾摩莎島一些不太好的地理環境因素，冒險家在其附近地方都飽受寒風驟雨的折磨：「他必須躲在位於福建灣中的澎湖群島上，這些島嶼和福爾摩莎的海岸線一樣都是著名的海盜窩，（…）在呂宋島和廈門之間的直線上就可以找到澎湖群島。（…）。我們繼續航行直到恰北島映入眼簾為止，它就在廈門港灣入口處的正對面。（…）廈門灣的海岸延長線長約十海哩，寬約五海哩；上游九龍江河岸處有一個叫泉州城的，有些人管它叫泉州府。（…）這城很大，有五十萬以上的人口，有一座大城牆圍繞著，河上有一條八百呎的橋。此城出產布料，朱砂、紙、陶瓷，紡織及蜜餞」，提到這裡，作者又開始談中國商品的包羅萬象，在其他的章節裡敘述的更詳盡。「泉州是福建省重要的城市之一，並有一座專奉媽祖的廟宇。」（第154頁）

接下來作者又繼續對廣東市的正確地理位置及景況作了以下的描寫：「廣東市除了一個中國城及一個歐洲城之外，還有一個水都。這個廣東水上人家至少有十萬人口，他們就住在水中的帆船、舢板及小船上。島上靠河的平房、無牆而大門敞開的房子、綿延好幾哩，不知延至何處截止，船上人家過著自由自在平靜的生活，不管別人是否在向他們行注目禮，在水船上可看到成堆的茅草屋。」（第131～132頁）

作者繼續描述廣東：「廣東水上人家位於萬泊河的地方，靠近法屬及丹麥的島嶼。那裡的居民操一種中英文混合的行話。水上人家的房子有很多種類的建築，有修船廠式